

吹

綱

錄

吹網錄第五卷目

匡謬正俗誤文

夢溪筆談記鴈蕩山

玉照新志誤文

歐洪陳三家書皆不明霅山九老事

困學紀聞引葉遵姓誤

池北偶談舊本有不得已條

漁洋詩話四壬子圖誤

庚子消夏記年誤

湛園札記記事誤

柳南隨筆續筆有應訂正處

滌陽續錄誤收金人詩爲近人詩

養新錄丹元子考證

讀書脞錄誤校史記非虎爲誤

思辨錄輯要有舊本

无悶子錄遞翁苦口

文選李善五臣同異

文選注引墨子墨聽之法

庾子山集哀江南賦注

太白文經俗刻刪改

溫飛卿詩顧注之疏

廬陵文王惕甫評本

畫墁集補遺

歸愚集誤文

居易堂集用過房字

史載之方題跋

附存胡心耘讀書校語十二條

吹網錄卷第五

吳 葉廷琯 調生

匡謬正俗誤文

劉勰字彥和後爲僧名慧地見南史而顏師古匡謬正俗乃有
劉軌思文心雕龍之語未詳所出或疑勰先曾以軌思爲字後
改彥和而史文失記師古必得先世遺聞尙稱其舊字余按劉
軌思見北齊書儒林傳祇稱其善說詩別無著作北史亦同且
軌思是名非字別是一人此當由師古誤記而筆之書非彥和
舊字也

夢溪筆談記鴈蕩山

夢溪筆談云溫州鴈蕩山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故謝靈運爲太守未經游歷祥符中因昭應宮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容齋三筆曾引其說或舉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鴈蕩又貫休有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有經行峽宴坐峯皆以貫休詩得名則非開自北宋可知余近觀潘稼堂遊鴈蕩山記言石梁寺南出過謝公嶺舊有落屐亭云康樂至此而返此或尙是後人傳會而名不足爲謝公會遊確證至其所記南碧霄洞題名三四十行最古者有開元二年太守夏啟伯到山建寺云云則更在貫休之前遠甚稼堂謂後人都不省錄輒欲作志之疏獨不見沈洪二公素稱

博雅者尙爾乎

玉照新志誤文

王明清玉照新志 四庫館本六卷與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載五卷不合胡君心耘見影鈔至正庚寅西河野民王貴和甫藏本亦作五卷而無闕佚知館本尙沿陳眉公秘笈刻本之誤也至提要稱新志載王堯臣諫取燕雲疏全文足資參證考王文安沒於仁宗朝而伐燕雲是徽宗朝事前後相懸今據影元鈔本云至和元年燕雲之伐興處厚之姪孫堯臣以布衣詣京師扣關上書力陳不可證以東都事畧安惇傳政和間大臣議恢復燕雲故地惇有妖堯臣上書論宦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倡

北伐之議云云按處厚爲安惇之字宋人避諱故以字稱始知王堯臣爲安堯臣之說當亦由秘笈本之妄改惟東都事略作妖而新志作姪孫未知孰是嘉慶間昭文張海鵬得明人秦西巖藏本刻入學津討原雖亦作五卷而諫伐燕雲疏仍作王堯臣此是張氏付刻時誤從館本耳

歐洪陳三家書皆不明香山九老事

香山九老古今豔稱其八人姓名據新唐書爲胡杲吉旼原注一作

皎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本朝汪氏輯香山集補

遺載七老會詩首列刑部尙書致仕太原白居易原注年七十四繼以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原注年八十九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原注年八十八

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

原注年八十七

前右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

原注

年八十五前侍御史內供奉范陽盧真

原注年八十三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

渾

原注年七十七

序畧云六賢皆多年壽余亦次焉會昌五年三月二

十四日於履道宅同宴宴罷賦詩時秘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

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其後復有九老圖詩序云其

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亦來斯會附於圖右與前七老題爲

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二老者洛中遺老李元爽

原注年一百三十六

洛僧如滿

原注年九十五

新書乃遺此二人而以狄兼謩盧貞與於九

老之列紀載未免失實矣

舊唐書本傳不載此事

然洪邁容齋四筆厯數

九老爲胡杲年八十九吉皎年八十六鄭據年八十四劉嘉廬

宋人諱
貞作正

皆八十二張渾白居易皆七十四年齒小異其次亦

祇舉狄兼謩盧正二人以足九老之數且以劉真作劉嘉旣與
新書白集不合又以兩盧貞疑爲文字或誤亦與新書白集畧
殊余再考之陳振孫所撰香山年譜則劉真名仍無異知爲容
齋之訛兩盧貞實同姓名可釋容齋之惑第亦以狄監盧尹與
於九老而不及李元爽如滿似歐陽洪陳三家皆僅見七老會
詩序而未見九老圖詩序者殊可怪也惟宋人耆英會中張問
有句云復得兼謩爲重客

原注司馬光
年未七十

恐遺元爽在編民此於

香山七老九老事深悉原委而其前李昉宋琪等在京師思繼
樂天故事舉九老會有僧贊甯與焉蓋亦仿洛僧如滿之例云

容齋四筆又有至道九老一條謂昉等會中兩宰相乃若一僧
唐世及元豐耆英所無據其所言是真未知九老圖詩序中如
滿事矣

困學紀聞引葉遵姓誤

新唐書藝文志詩有葉遵注二十卷號葉詩禮亦有葉遵注十
二卷舊唐書經籍志亦載之困學紀聞禮記類引元行沖釋疑
曰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乃易前編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伯
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閭潛邱箋以葉遵爲劉宋
時人說者謂葉姓文獻見於載籍者此爲最古當時號爲葉詩
幾與毛韓之傳並推惜二書今皆不傳耳然遵之姓唐志與元
氏釋疑雖皆作葉隋書經籍志則作詩有葉遵宋人而陸德明

經典釋文敘錄亦作業遵注禮記二十卷字長儒燕人宋奉朝
請故厚齋姓氏急就篇於端士抱藝懷器業句注卽引隋志謂
業氏有業遵而其前於祖黃宗文支葉盛句下但注吳有都尉
葉雄唐葉法靜善孝辯靜能閩葉翹宋葉清臣夢得圃衡適濤
謙亨而不及遵姓氏急就篇與困學紀聞爲王氏一人所著不
應有歧異然則兩唐志之作葉遵蓋皆形誤今本紀聞所引釋
疑亦沿唐志之誤而未及改正未可卽據爲葉氏之典也至葉
氏得姓實從楚葉公沈諸梁食采於葉其音爲攝而厚齋云今
如字知葉姓讀如木葉之葉自宋以來已然矣

池北偶談舊本有不得已條

不得已一書爲康熙初歙人楊光先力攻西洋人湯若望而作書凡二卷舊有刻本今已罕傳藏書家間有鈔本余嘗見一帙尙係舊鈔後有錢宮詹爲黃蕘圃題跋及蕘圃自識得書數語而其前一頁先附錄池北偶談一則下注不得已三字後有論曰一段白名爲元是阮文達公語余閱今世所行漁洋池北偶談乃重刻本無此不得已一條此編所錄應尙從原刻采入今原刻偶談絕少其重刻之無此條者當如錢跋所述歐邏巴人深惡光先之書亦略使重刻偶談者刪去以滅其跡耳嘉慶初文達撰疇人傳采偶談此條作光先傳文加以論詞列第三十六卷藏此編不得已者又從疇人傳錄此傳於卷首故併文達

之論錄之也傳畧云楊光先字長公徽州歙縣人也恩廕新安衛官生以西人耶穌會非中土聖人之教且湯若望算造時憲書而不當用

上傳依西洋新法五字於順治十七年具呈禮科不准又於康熙三年狀告禮部奉

旨下部會吏部同審湯若望等由是罷黜四年

特授欽天監右監副

旋授監正光先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叩

閣辭職

疏凡五上不准辭輯前後所上書狀論疏爲上下卷名曰不得已中載其日食天象驗篇茲不具錄末云光先在監三年謂戊申歲常閏十二月尋覺其非自行檢舉時來年時憲書已頒行乃下詔停止閏月尋事敗論大辟論曰錢少詹大昕曰吾友

戴東原嘗言歐邏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焚燬之蓋深惡之也光先於步天之學本不甚深其不旋踵而敗宜哉然摘謬十論譏西法一月有三節氣之新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新則固明於推步者所不能廢也元所藏不得已卷末有雜記數條不署撰人名氏中一條云歛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爲西人毒死而池北偶談則稱論大辟其實光先蓋論大辟免死歸卒者也余按明史溫體仁傳光先時以布衣上章劾之至輿櫬待命始知其少年已氣節觥觥如此乃越三十年時移世易而憊直之性不渝可謂豪傑之士其書雖爲西人計燬然迄今仍有傳本而姓氏亦稱道弗衰蓋其精誠固結自有不可磨滅

者在耳不得已上卷後附王泰徵爲光先撰始信錄序言光先勅溫相時會廷杖遣戎野史數家咸書之又言癸未冬烈皇御經筵求文武材襄城伯李國楨以光先對上曰是昇櫬之楊光先乎遂懸大將軍印以待之襄城遣人迎未至而明已亡按此二事明史皆未見

漁洋詩話四壬子圖誤

漁洋詩話稱方衿山文居金陵少多才華晚學白樂天好作俚淺語以己壬子生屬畫師作四壬子圖中爲陶淵明次杜子美次白樂天皆高坐而已僂僂於前呈其詩卷余爲題罷戲語座客云云按此圖殊誤淵明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並非壬子不知衿山何以改爲壬子生而漁洋亦不察而題之且樓攻媿跋坡書三笑圖贊辨慧遠陶淵明陸修靜三人生卒之年云

淵明生於晉興（甯）之乙丑漁洋已載之居易錄乃爲方君題圖絕不記憶未免疏略豈是時尙未覩樓跋歟居易錄又載魯豈杜詩年譜謂杜生於先天元年壬子蓋沿呂汲公之舊趙子櫟杜年譜則謂汲公之譜有一歲之差謂生於開元元年癸丑獨錢虞山遵呂說是少陵之壬子亦尙有異議惟樂天之生差可定爲大曆七年壬子無疑耳

庚子消夏記記年誤

陶南村弔王叔明詩序乙丑九月初十日卒時洪武十八年也明史本傳謂蒙坐胡惟庸私第觀畫事被逮死獄中惟庸誅在十三年觀畫事或至十八年而始發特未著卒年幾何大約不

過七十以外耳乃孫退谷庚子消夏記謂見叔明小幅山水白題至正六年九月望時年七十有五若然則當生元世祖至元九年壬申下至洪武十八年乙丑卒計年已一百十四矣此必無之事疑是退谷錯記不則此畫係贗本謬書

湛園札記記事誤

姜西溟湛園札記考訂精核爲國初人說部之佳者然亦有顯然疏舛處如四庫提要所舉諸條外尙有一條云吳仲圭將卒自題其墓曰花光和尚之墓後楊璉真伽徧發人塚見仲圭之表疑爲僧墓不發考楊髡發塚事在元世祖至元年間元史具載之仲圭之卒則在順帝至正十四年相去已七十餘歲

矣且其自題石碣曰梅花和尚之墓非花光也此似因花光善畫梅花而誤第發塚事倒置不倫西溟何以失檢如此

柳南隨筆續筆有應訂正處

常熟王東淑應奎著柳南隨筆續筆二書於近代說部雜家中頗爲有名然舛駁亦時有之如隨筆記二礎雲麾碑而以知宛平縣李蔭爲陳蔭不知列朝詩傳及碑後吳京兆跋語均載李令輦碑事可考也駁五車韻瑞而以士昏禮日入三商爲三商不知賈疏商謂商量是刻漏之名故釋文無音也

此條孫頤谷侍御讀書厓

錄已譏王新城弔龐士元詩以落鳳坡爲題不知落鳳坡見習鑿齒襄陽記非小說演義裝點之詞也謂董元宰亡於崇禎三

年年八十有一此於其生卒之年皆誤不知輩實生於乙卯而亦非卒於庚午也而最穢褻者莫如錢某少年攻房術一條此固不足置辨者續筆則引何元朗叢說姚明山誡文衡山語是未見姜西溟集中爲明山辨誣之文也論彭祖八字爲壬子癸亥壬子癸亥是未思壬子年必無癸亥月壬子曰必無癸亥時也紀鄭成功事而云後投順本朝是未聞成功得招撫之詔但上表而不肯薙髮後仍竊踞臺澎沿海肆擾至其孫克塽始滅其投順非實事也而最荒謬者莫如龍種一條其言曰王梅溪嘗讀書溫州江心寺寺中住持真歇了禪師知其爲龍種是時寺前墀子山門屢築不就將成卽有龍攪波濤潰之一日

梅溪大醉禪師進曰公能捨山門一塊土必中狀元無疑就之
乞書券梅溪醉中戲書與之後禪師坐山門乘涼有老人攜一
童子來索地出券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寶藏其券焉寺去桑
門三里桑門溫州城門也梅溪往來常與妓錢玉蓮善約富貴
納之登第後三年不還鄉玉蓮爲人逼嫁自沈於桑門江口蜀
人破堂和尚爲錢先生湘靈述之如此今其事備載湘靈集中
破堂蓋久居江心寺者按梅溪爲南宋一代正人史稱其自幼
至孝居恒每以古賢自勵扁其室曰不欺雖晦翁南軒亦敬畏
之安得有醉中戲券及狎妓負約之事哉况龍種之說尤屬怪
誕此必寺僧欲借古名人爲引重乃造此不經之語以聳聽不

知適所以誣讎賢者較荆釵記爲更甚矣湘靈無識而傳其說何東澈亦爲所愚乎余故特爲辨之

灤陽續錄誤收金人詩爲近人詩

紀文達公灤陽續錄載其座師介野園宗伯丁丑年所作恩榮宴詩曰鸚鵡新班宴御園摧頽老鶴也乘軒龍津橋上黃金榜四見門生作狀元文達自言鸚鵡新班不知出典當時擬問公竟因循忘之郭頻伽明經靈芬館詩話謂元遺山探花詞五首中有句云殿前鸚鵡喚新班是此公所本然去一喚字於理未協此以喚字屬鸚鵡故謂去之未協余偶閱中州集第八卷卽載前詩是金吏部尙書張大節所作題爲同新進士呂子成輩宴集狀元樓詩

中所異者御園爲杏園摧頹爲不妨四見爲三見作狀元爲是狀元耳介公殆見此詩事頗類已偶書之而畧改數字見者誤謂介作歟至鸚鵡新班當是金源故事尙須博考類如亦以此詩爲介公作故謂遺山句是其所本若就金人而言據中州集小傳張大節於明昌初已請老計在遺山之前數十年應是遺山詩本之張句喚字之可去與否亦難以臆定也

考元初王鶚汝南遺事總

論注呂子成名造承安二年詞賦狀元核之遺山年譜是年才入歲耳雷甘谿浚曰元遺山探花詞禁裏蒼龍啟九關殿前鸚鵡喚新班似只是鸚鵡喚人意並無所本喚字自不可去鸚鵡新班當別有出二語各不相涉

養新錄丹元子考證

錢辛楣宮詹養新錄有丹元子步天歌一條云不著撰人姓名

相傳以爲唐王希明所撰鄭樵以爲丹元子隋之隱者與希明各是一人然歌詞淺陋不似隋人文字隋書經籍志亦無此書其非隋人甚明使丹元果隋人則唐初李_涪風修隋志何不一述其說乎錢氏所疑固是而惜無確證以破漁仲臆說余讀東坡集有次丹元姚先生韻二首又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七律所言皆神仙事查注云姚安世疑卽姚丹元又有丹元子示詩飄飄然有謫仙風氣吳傳正繼作復次其韻又次韻王定國書丹元子_圃極齋等詩又吾家石林老人避暑錄話曾紀丹元生平本末蓋放浪奇譎之士以神仙之說游於公卿間者步天歌當卽其所作亦大言欺世之爲宜其詞之淺陋不文矣余喜無

意中得此可作養新錄注腳故記之東坡甯極齋詩有云願挂
神虎冠往卜飲馬鄰王注引趙次公云蘇州有飲馬橋丹元子
蓋蘇州人也此又可補吳中舊事并附存焉

讀書脞錄誤校史記非虎爲誤

孫氏讀書脞錄云嘗以李善文選注校正今本史記之誤如齊
太公世家非熊非羆見賓戲周望兆動於涓濱注今本史記誤
作非虎非羆余考葉大慶攷古質疑嘗辨此字謂六韜及史記
本作非龍非羆非虎非羆無熊字其改虎作熊始於後漢崔駰
傳注云西伯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羆非熊非羆而李翰蒙
求之呂望非熊杜詩之田獵舊非熊熊載呂望白氏六帖熊

部獵部卜部之非熊皆本於此蓋虎字乃唐高祖諱

按虎乃太祖景皇帝

諱高祖之祖也葉氏誤

所以章懷注東漢書雖引史記之文特改非熊之

字杜甫李翰白居易皆唐人故相傳皆作非熊耳

皆蒙求者因

皆作李瀚石晉時人葉氏以爲唐人與陳振孫書錄解題合明
顧起綸序蒙求以爲卽昌黎云作張巡傳者近時常熟黃廷鑑
書蒙求後亦從其說葉氏在宋時所見史記本作虎字則孫氏糾爲今本

之誤者謬矣惟葉氏旣稱避諱改字而所指李善注文選於賓

戲則引史記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於非有先生論則引

六韜曰非熊非羆非虎非狼不獨與史記六韜原文參錯不合

卽論善亦唐人何以作注獨不避虎字且選注引虎字不一而

足攷古質疑亦未能一一辨及也至孫氏原注謂崔駰傳注與

賓戲注同實則兩注所引之文各異已見前葉氏所辨孫氏又謂東京賦儀姬伯之涓陽失熊羆而獲人注皆作虎與今本史記同據此益見李善作選注時所見史記亦作虎字不作熊字於其自謂今本爲誤者豈非自相矛盾乎

思辨錄輯要有舊本

陸桴亭先生所著思辨錄世謂其原書卷帙甚鉅未及刊行今所傳者惟儀封張清恪公輯要刻本卽四庫館所收錄者也

余嘗借得雲間姜小枚皋依舊刻塗校本始知此書在國初

已曾分類刊板其時卽名輯要每卷前題同學友人江士詒虞九氏陳瑚

言夏同輯門人計焜較汪謝城曰慎曰明季人男陸允純訂

吹網錄

卷五

卷首有張能麟序文作於順治戊戌督學江南時言原書四十

餘卷選輯僅十之三四次列江士韶藥張采盛敬寒陳瑚確歸

莊元汪旦復錢唐居原序六篇高世泰無錫說一篇其目分小

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類爲前集天道人道

諸儒異學經子史籍六類爲後集目錄前有發凡每類目前復

有小序後又附書文詩歌雜說三類爲毛師柱增輯此舊刻大

較也清恪公之重刻書中頗有節刪處各條標目俱省原增書

文等三類亦裁去其前十四類則皆仍其舊惟不分前後集而

合併爲一惜小校所校止於前集而後集闕如故書文三類張

刻或竟全刪或卽采入經子史籍類中而僅刪其目俱不可考

矣乾隆中 四庫館徵書此舊刻本未經進奉蓋爾時已難得
余雖僅見小枚校本亦止半部後之讀者得余所記序目尙可
考見舊本崖畧焉龔廉仲廷煌續從陸清獻公三魚堂集搜得
思辨錄序一篇此又舊刻所無小枚亦未及見者也
近時王亮甫侍郎重刊此書一依張刻之舊僅刪重複數條從余校本內借鈔諸公原序亦未全刻

无悶子錄遜翁苦口

遜翁苦口一書節錄朱子語類示人修身爲學之道頗爲簡要
遜翁者朱子晚年自號也訓門人謂只是覺得如此苦口都無
一分相啟發處此書故以此名見卷首小引錄者爲无悶子不
著姓字程稟初語余无悶子實卽其師顧澗蘋先生澗翁生平

論學好以氣陵人晚年有得輯爲此書切中今學者隱微痼疾
自慮因此益犯衆怒故匿其名陽城張古餘觀察敦仁曾爲刊
行跋語謂不知誰氏所錄亦爲諱之余謂古人以格言訓世者
多矣未聞因此致仇况祇輯儒先語錄乎澗翁之意當是以朱
子語類甚繁而僅僅摘錄一帙恐以罣漏貽譏故不欲自顯此
正其謙衷而非爲避怨起見然實亦無庸諱也

文選李善五臣同異

文選李善五臣同異一卷凡四十一葉不著作者名氏附于
熙辛丑九文簡所刻文選後應卽是文簡所爲其所列異同不
知是用五臣集注原書對校抑從當時六臣本鈔出昔胡中丞

重刻涇熙本文選時惜所得祖本適少此同異一卷故未及附

刻而撰考異時亦未獲用以參校也

勞平甫權曰五臣集注三十卷錢遵王有北宋本見

敏求記不知今歸誰氏胡氏作考異時亦未見

後有文簡與袁說友二跋係文選之跋

誤訂於此胡刻本佚袁跋僅据陸勅先校本附錄入考異後末

尚闕二十餘字又有一隸書袁跋係同時刻昭明太子文集之

跋集今無傳本袁跋轉因誤訂幸而得存

勞平甫曰二袁跋皆載大典本東堂集昭

明集宋已失傳尤袁所刻亦就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樂府詩集弘明集諸書編輯而成顧失收文選序又琴川志載一

文忘其目爲從來所未經見者向有校本頗詳爲朱述之司馬借去今不可復問矣

此本文選後有同異

者聞是吳中陸氏舊物今歸海虞楊氏余於陸氏初出時幸先

影鈔同異一卷藏焉

文選注引墨子聶聽之法

文選潘岳馬汧督誅序云凶醜駭而疑懼乃闕掘地而攻子命
穴浚塹寘壺鑪瓶甌以傾之將穿響作內焚積火薰之潛氏殲
焉李善注引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
城幕製內井使聰耳者伏甕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按此與
太平御覽所引畧同而與墨子本文微異墨子此文在備城門
篇余嘗見顧澗蘊校畢氏刻本謂係備穴篇脫文錯入細審良
是今按備穴篇開端云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
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以下顧校又爲之
奈何子墨子曰問穴土之守耶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以下

雜備城門篇
文十餘行

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容也候望適人適人爲變

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塹城內內

亦土直之

內亦二字畢校本作穴刀

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傳城足高地丈五

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

輅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

又通典守拒法云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罌用

薄皮裹口如鼓使聰耳者於井中託罌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

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云云卽其法也觀此知墨子備穴

篇文卽後世防禦地雷之法所自昉墨子發其端焉敦數百年

後用之已得濟亦見載籍之有益也特古時未有火藥故掘地

者但縛柱施火壞城又或潛通地道入城故禦之者亦祇備大
麥柴桿納所穿處焚而薰之而潛伏地道之敵兵皆不得出而
斃若今之地雷則掘不須穿使敵不覺但實火藥其中而外懸
藥線則藥發地裂城垣倒塌兵卽乘倒口衝入防禦者如聽知
地道在何處須預儲水土二物或迎而鑿通於納藥塞隧處或
灌以渠水使藥不能發或未及鑿通於地裂城塌時卒壅以囊
土使兵不得進蓋攻者禦者之爲用因時制宜視古皆稍異而
其初掘井鑿聽之法則與墨子所言無殊也聞近時江忠愍公
助守南昌時亦常用此法屢敗賊兵故城得以保後廬州之陷
則下層地雷從壤處再發公雖善堵此失實出意外然則守城

者亦豈可知其一不知其二乎又乾隆時人李心衡金川瑣記
南樵吳氏叢書藝海珠塵內曾刻之內有饗聽一條謂掘地置饗深夜伏聽可得
數里內軍馬行動之聲蓋當日軍中亦有知此法者特未知其
出于墨子耳

庾子山集哀江南賦注

哀江南賦楚老相逢泣將何及倪璠注引漢書兩龔事謂信本
楚人爲魏周所逼何吳王莽時故引此事深慙楚龔傷其身事
二姓絕紀唐矣四庫全書考證糾之日案漢書兩龔傳論云
郭欽蔣詡好遯不污絕紀唐矣師古注言欽詡不污其節殊於
紀遼及兩唐此乃以身事二姓爲絕紀唐誤余謂此語於賦中

詞意不相屬本可無庸引及倪氏牽引入注殊嫌迂曲後見崑
山二徐樹穀所輯哀江南賦注刻本此句下引吳氏兆宜注云
列子燕人生長于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同行者誑之指舍曰
此君先人之廬乃潛然而泣此與子山作賦情事稍合蓋自傷
其老而未必得歸本國之意較之倪注爲勝

太白文經俗刻刪改

康熙末年吳門繆曰莒武子重刊李翰林集三十卷自題云得
崑山徐氏所藏臨川晏處善本重加校正梓之余曾就俗刻古
文總集中太白文二篇勘閱與韓荊州書內一至於此繆本此
下有耶字聲價十倍繆本價字作與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人繆

本君侯上有願字三千之中繆本之字作賓皆王公大人繆本
王公上無皆字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繆本無之字請給紙筆
繆本作請給以紙墨以上諸字繆本皆勝於俗刻惟昔王子師
爲豫州繆本作豫章考之後漢書王允本傳實是豫州所稱辟
荀爽孔融事太白卽用本傳文是繆本誤而俗刻不誤也春夜
宴桃李園序繆本集首目錄作春夜宴桃花園序卷首子曰及
文前標目並同序中亦云會桃花之芳園前後四處皆作桃花
不作桃李自非謊書亦非臆改唐文粹選此序亦作桃花又序首萬物之逆
旅百代之過客二語繆本下皆有也字煞腳末句作罰依金谷
酒斗數以上諸字亦皆繆本勝於俗刻也太白此二文久膾炙

人口而俱經俗本刪改幸繆刻略存其真其餘傳誦諸詩當亦
有異文尙未暇徧校繆本總目附考異一卷下注嗣出所考必
有可觀第今未見流傳嗣出或虛語耳

溫飛卿詩顧注之疏

溫飛卿集贈李將軍詩又因明易號將軍顧俠君箋注引世說
劉真長與殷深源談劉理如小屈曰惡卿不欲作將云云此於
明易並無闕涉余按漢書儒林傳丁寬從田何受易景帝時寬
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溫詩明用此
事且非僻典何乃舍此而泛援世說耶雷甘谿後曰顧俠君注
韓詩崔侯文章苦捷敏
此明用漢書儒林傳高材捷敏而顧引杜詩敏捷詩千首則捷
敏爲倒裝洪韻昌黎豈倒裝湊韻者邪且兩出處皆在漢書儒

林傳而顧皆不知亦奇他如醉後獨知殷甲子乘舟覓吏經興縣二句注語錢宮詹潛研堂文集中曾言其踏誤茲不再論近見乾隆初吳人王孝詠所著嶺西雜記中已糾其乘舟覓吏出處之失注尙在錢氏之前此注洵難稱善本也

廬陵文王惕甫評本

嘗兄王惕甫國博評點茅選本歐陽文有一條云文忠梅聖俞詩集序末有其後十五年一段是聖俞卒後所增原非一篇文字又一條云世傳文忠兩娶薛簡肅公女然觀公誌簡肅五女兩適王氏則王拱辰嘗再娶薛女而非文忠事又觀公誌廣平郡太君張氏墓曰其一女歸於修方知楊大雅之女乃公元配

而薛則其繼配也但余考文忠撰胥公墓誌云公名元衡長沙人修年二十餘以所爲文見公於漢陽公一見奇之曰子當有名於世畱修門下偕至京師因妻以女此事蘇魏公譚訓亦載之然則文忠元配乃胥氏楊大雅女蓋已繼配薛則其再繼矣此事世人不甚深求惟水東日記曾辨非再娶薛女余因惕翁言故併其所見記之

畫墁集補遺

宋張舜民畫墁集八卷 四庫館從永樂大典纂出鮑氏知不足齋曾刻之叢書中且爲續搜得文一首詩六首附列補遺一卷然就余所見尙有遺者吾家石林老人巖下放言載芸叟謫

居郴州時送其大父

按族譜諱義叟

求宮祠歸吳中詩云把還使節請

祠真便作江湖暫退身憑軾幾州蒙惠愛歸裝一味是清貧相

思欲控琴高鯉卜宅須邀季子鄰不是薦章論再起朝廷自重

老成人考鮑氏補遺采巖下放言內紈扇五絕一首與送行詩

同在一條祇隔數行乃采彼置此不解何意

巖下放言舊誤作家齋筆談經四

庫提要辨明改正鮑氏於嘉慶甲子刻此集補遺紈扇詩下仍沿誤注作家齋筆談余又見能改齋漫錄

舉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卧帶得寒鴉兩兩歸二語及簡寂觀

詩偃松拂盡煎茶石苦筍撐開禮斗壇歸宗寺詩淡齋苦筍干

人供清磬華香一谷傳二聯今集中不見補遺亦未及又容齋

隨筆載芸叟與石司理書荅孫子發書雖非全文然四庫館

纂此集第六卷列張守約墓銘亦止中間一段宜依此例采二書殘文入補遺計芸叟佚篇零句宋人說部內當尙有之惜未暇徧搜耳

續考宋文鑑所錄張舜民詩文惟打麥一首已見 四庫所輯畫墁集其餘詩如縱步湘西聞赦有作兩頭纖纖二首文如謝賜資治通鑑表謝諫議大夫表史說與石司理書題郇公詩帖主父之事祭張生文祭王樞密文集中皆未見補遺亦無有不知鮑氏當日何以竟未檢及也以上諸詩文宜與余前條所舉者彙爲一編附列集後作續補遺與石司理書況是全篇勝於容齋隨筆所載矣

歸愚集誤文

鈔本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宋葛立方常之撰据直齋書錄解題載此集二十卷此本乃後人掇拾重編王漁洋居易錄已記之云歸愚集十卷詩四卷樂府一卷騷賦雜文一卷外制二卷表啟二卷此卽今鈔本所從出也勞君季言用宋槧殘本對勘始知所存祇五至十三凡九卷而無樂府一卷毛氏精鈔宋人詞百種中有之卽近時戴竹友刻入六十家者或是傳鈔者取以附益耳今鈔本卷七外制全闕

宋本爲第十卷

勞氏依宋本補足復

用舊鈔本校正卷首刑部郎官何棨除右司員外郎制四庫

簡明目錄指爲誤收北宋人作勞君謂何棨當從舊鈔本作吳

案考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三年十月戊午遣吳棧使金賀正
旦施鉅賀金主生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十月戊午監察御史
施鉅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監察御史吳棧行尙書左
司郎中後五日以鉅爲大金賀正旦使棧爲賀生辰使與宋史
互異此應是元人修史偶誤而立方於紹興二十一年六月爲
考功員外郎見中興館閣錄二十六年十月亦以尙書左司郎
中爲賀生辰使見宋史則同時實有吳棧其人立方爲草制事
所宜有非誤收北宋人制誥明矣

居易堂集用過房字

今裕無子而以兄弟之子爲後及已多子而出嗣兄弟之無子

者謂之過房徐侯齋先生居易堂集有周全孝傳曾用此二字
謂出元史食貨志鈔法中見所與葛瑞五書蓋葛嘗摘以爲問
而先生自明所用出處則二字固史文所有非俗語也惟考石
林燕語元祐初哲宗將納后得狄諸女而庶出過房則過房字
宋時已見并可施之女子又朱子名臣言行錄前集王沂公事
第七條語同列曰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云云所采爲龍川志
據此則仁宗時已有過房之語可以補侯齋先生所未及未知
宋以前史傳更有用者否

史載之方題跋

胡心耘嘗爲余影鈔宋刻史載之方書凡二卷上卷之末原附

跋語其文不全蓋從汪閔原士鐘家藏本傳錄汪氏則得之黃氏士禮居聞書後有黃薺翁手題四跋心耘未及同鈔余嘗以詢同叔茂才壽鳳因獲見薺翁諸跋槩本始知此書之源流事實既錄本書帙尾並記於此

第一跋云向聞白隱錢聽默言北宋時有名醫治蔡京腸秘之症只用紫苑一味其病遂愈由是知名其人蓋史載之也後余友顧千里游杭州遇石冢嚴久能出各種古書相質歸爲余言中有史載之方二卷真北宋精槧余心向往之久矣客歲錢唐何夢華從嚴氏買得今夏轉歸於余檢其方果有大府秘一門用紫苑者始信錢丈之言不謬特未知見效之

說出何書耳至於板刻之爲北宋確然可信其避諱若見字
尤他刻所罕此書各家書目未收惟宋史新編云史職之方
以形近而譌余出白金三十兩易得重加裝潢上下卷通計
一百單七翻余之惜書其真佞宋耶誠不失爲書魔云爾嘉
慶丙寅立冬後一日蕘翁黃丕烈識於百宋一廬

第二跋云朱師古眉州人年三十時得異疾不能食聞羶腥
氣輒嘔惟用一鎗旋煮湯沃淡飯數匕食之每用鎗亦須滌
十餘次不然更覺腥穢不可近也食已鼻中必滴血一點懣
懣瘦削醫莫能愈乃趨郡謁史載之史曰俗醫不讀醫經而
妄欲療人君之疾在素問中經其名曰食掛凡人肺六葉舒

張如蓋下覆於脾則子母氣和飲食甘美一或有戾則肺不

能舒脾爲之蔽故不嗜食素問曰肺葉焦熱名曰食掛

吳曉銓劉

森曰素問無此二語余藏有明刊
覆宋本亦無之疑史君杜撰也

蓋食不下脾癰而成疾耳

遂製藥服之三日覺肉香啖之無所苦自此嗜食宿恙頓除
此見宋稗類鈔卷七方伎門書友胡立羣檢及告余錄之以
備參考

第三跋云蔡元長苦大腸秘固醫不能通蓋元長不肯服大
黃等藥故也時史載之未知名往謁之闔者齟齬久之乃得
見已診脈史欲示奇曰請求二十錢元長曰何爲曰欲市紫
苑耳遂市紫苑末之以進須臾遂通元長大驚問其說曰大

腸肺之傳送今之秘無他以肺氣濁耳紫苑清肺氣此所以通也此古今所未聞不知用何湯下耳右北窗炙輅錄卷上一則可爲錢丈之言左證矣嘉慶丁卯正月二十有九日書復翁黃丕烈

第四跋云檢及直齋書錄解題有云指南方二卷蜀人史堪載之撰凡三十一門各有論未識卽此方否然茲方爲二卷雖不名指南卷數卻合向不知其何郡人今解題云蜀人證諸宋稗類鈔朱師古眉州人乃趨郡謁史載之則其所居之郡可知向不知其何名今解題云史堪則載之乃以字行者也聊著之以見讀書有得觸類旁通其樂何如耶己巳四月

復翁識

以上諸跋間刪節其冗字
間句於原文一無增改

考阮文達公研經室外集所撰 四庫未收書提要論此書有
傳本甚希闡發醫理各推其因證主治之法精核無遺較之空
談者有別云云余意阮氏鈔藏此書應尙在未歸黃氏之前或
是嚴久能何夢華鈔贈觀文達提要中但舉宋史新編及北窗
炙輠錄所紀而不及書錄解題蜀人名堪之說知其未見蕘翁
諸跋也汪氏宋本書近年亦大半不脛而走聞史載之方刊本
尙在架上書估言其堅持黃跋白金三十兩之數故真賞難其
人耳

庚申變後汪氏藏書未售者不暇攜出盡被人攫
去史載之方流至蕩口爲趙某以洋餅二易得

附存胡心耘讀書校語十二條

心耘名珽浙江仁和人太常寺博士僑居吳下好收宋元舊本書手自校勘有得卽記數年來與余爲賞奇析疑之交庚申冬避亂滬城辛酉四月歿于旅舍年四十所記校語已失于吳門追憶僅存十餘條病中屬余藏之謹錄于此以慰亡友所著有石林燕語集辨嬾眞子錄集證二書皆未刻蒐采詳贍可傳之作也

四庫全書

史部正史類

史記提要云其書自晉唐以來傳本無大

異同惟唐開元二十三年勅升史記老子列傳於伯夷列傳

上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尙有宋刻今未之見珽按明嘉靖四

年莆田柯維熊校本

金臺汪諒刻

同時震澤王氏亦有翻宋本皆

以老子列傳居首館臣豈未之見耶

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名臣言行錄提要前集十卷後集十四卷

並朱子撰編中所錄如趙普之陰險王安石之堅僻呂惠卿之姦詐與韓范諸人並列莫詳其旨劉安世氣節凜然爭光口月盡言集元城語錄今日尙傳當日不容不見乃不登一字終非後人所能喻云云又

子部
雜家類

元城語錄提要云董復

亨繁露園集有是書序曰朱文公名臣言行錄不載先生殊不可解及閱宋史然後知文公所以不錄先生者大都有三蓋先生嘗上疏論程正叔且與蘇文忠交好又好談禪文公左袒正叔不與文忠至禪則又心薄力拒者以故不錄其說

不爲無因是亦識微之論珽按劉安世傳見名臣言行錄後

集第十二卷提要蓋沿董說之誤耳

注謝城曰楨曰紀文達誤謂名臣言行錄無劉

安世提要中凡三四見記經世文編內有一文駁之甚快較此九詳

四庫全書

子部類書類一

實賓錄提要實賓錄十四卷宋馬永易

撰永易字明叟揚州人徽宗時嘗官池州石埭尉其事跡無

可考見惟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載所著有唐職林元和朋

黨錄壽春雜志諸書蓋亦博洽之士也是書見於晁公武讀

書志者稱異号錄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實賓錄珽按永易當

作永錫書錄解題五

雜史類

元和錄三卷池州石埭尉維揚馬

永錫明叟撰

劉辰孫禧延曰據永錫名則其字或本係朋叟說朋爲明也

永錫嘗著唐職

林實寶錄等書崇觀政和間人也館閣書目以永錫爲唐人

大誤考名臣碑傳琬琰之集有晏殊撰馬忠肅公亮墓誌銘

曾孫永錫爲秘書省正字

吳曉鉅鈔森曰晏元獻不應至徽宗初年尙在且永錫官秩亦不符

疑別一人

四庫全書

子部雜家類二

愛日齋叢抄提要案愛日齋叢抄散見

永樂大典者共一百四十三條俱不題撰人姓氏考諸家書

目亦多未著錄惟陶宗儀說郛第十七卷內載有此書二十

二條題爲宋葉某所撰而不著其名觀其論先儒從祀一條

有咸淳年號知爲宋末人所作也廷按明黃虞稷千頃堂書

目載此書題曰葉實撰

廷琯按葉實更有筆衡一書吳曉鉅鈔森曰千頃堂書目題撰人多附

會不足盡信或因真摺筆
衡遂借葉姓而嫁其名耳

宋史陳堯咨傳子述古李氏長編云陳述古堯佐子也夢溪
筆談二十五云述古陳文忠堯叟長子珽按三書互異東都
事略陳堯叟堯佐堯咨傳皆無述古名惟歐陽公文集二十
卷陳文惠公堯佐神道碑子男十人長曰述古則宋史筆談
並誤也

范鎮東齋記事一 太平興國六年司天言五福太一自甲申
年入黃室吳宮在吳分仍於京城東南蘇村作東太一宮珽
按中吳紀聞一 太平興國六年蘇州建太一宮李氏長編太
平興國八年五月司天春官正襄城楚芝蘭請於京城東南

蘇村徙建太一宮詔從之是太一宮初建乃在蘇州後改爲天慶觀今爲元妙觀尙有以宮巷稱者魏泰東軒筆錄云蘇村在京城西南亦誤

舊聞證誤 一引畫墁錄云太祖召郭無爲於崇政殿說書李心傳辨云按國史仁宗用孫宣公之請以賈文元等四人爲崇政殿說書崇政殿說書自此始抱腹山人郭無爲乃太原宰相也崇政在太祖時爲講武殿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始改班按此說殊誤李燾長編乾德二年十月改廣德殿爲崇政殿太平興國八年四月改講武殿爲崇政殿又按揮麈前錄 一王明清五世祖拾遺開寶八年以近臣薦白布衣召

對講易于崇政殿然後命官崇政殿說書之名肇建于此然則太祖時崇政殿說書不獨郭無爲心傳素稱該博但知其一不識其二何也

瓊牖閒評卷二云漢書爰盎本傳字絲而敘傳乃云子絲慷慨疑本傳脫子字琤按敘傳以四言爲句故加子字以成文如史記項羽本紀稱字羽而自敘亦作子羽是其例也雷甘曰漢書子絲慷慨句下有顏注云爰盎字絲加子者以偶句耳是心翁所言師古已言之而瓊牖閒評云云似未見此注者何也

又卷四云匡謬正俗解果字云果然飽貌夫果然乃獸名黃太史帖云腹猶果然以腹大故耳然不可止云飽貌也琤按

腹猶果然出莊子逍遙遊篇陸德明音義云果然徐如字又苦火反眾家皆云飽貌

又卷五引古詩云日暮倚修竹佳人殊未來所謂佳人乃賢人也今畫工竟作一婦人被縱不知詩中無一人以曉之耶

琤按日暮倚修竹乃杜甫佳人詩何嘗非詠婦人耶佳人殊

未來乃江淹擬休上人怨別詩合爲一篇大謬

廷琯按江詩上句日暮

雲合袁氏誤憶下三字耳杜詩亦是託喻非真詠佳人也

宋王曰休龍舒淨土文云京師有喆老者四十年坐禪精進惟不修淨土坐化後襖中燒出舍利託生一大富貴家一生多憂苦云云明蓮池大師 國朝思齊大師皆承其說並不

知大富貴者爲誰珽按甕牖閒評卷八云余自幼聞欽宗乃
喆和尚後身獨未知何所據耳近觀國史後補見惠恭王皇
后初懷妊夢宣德正門大啟有兩紅旗各書一吉字以入是
生欽宗兩吉字乃喆字也則知欽宗乃喆和尚後身無疑夫
喆和尚徽宗朝人也旣死米元章爲書行業碑余嘗見之云
云王曰休不載其事或當時有所諱耳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

七

揮塵錄本朝狀元登庸者呂文穆

李文定王文正宋元憲故詩人有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
黃扉止四人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魁正鼎席案
李士美者邦彥也何文縝者桌也馬貴與選舉考載宋朝省

元狀元之名李邦彥不與焉此兩書皆不應有誤姑書以俟

考

原注宋史李邦彥上舍及第

琯按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

九

建隆以來狀元大拜者七人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
迪宋元憲庠何開府杲梁文靖克家趙銀青汝愚是也亦無
李邦彥之名揮塵錄實誤

吹網錄第六卷目

石林春秋三書

建康集足本

建康集寄陳子高詩

石林公年齒

石林奏議宋本

石林家訓

石林燕語

胡心耘輯字文紹奕事實

避暑錄話

巖下放言

石林詩話

石林詞

念奴嬌第二闕爲在建康時作

禮記解輯存本

石林公厯官年月

石林公著作存佚考

吹網錄卷第六

吳葉廷琯調生

石林春秋三書

我家遠祖宋左丞石林先生邃於經學而春秋尤深觀建康集中荅王從一教授二書可見所著春秋傳春秋讞春秋考三書皆極精核惜讞考二書舊本已佚今惟四庫館從永樂大典纂出之本存焉春秋傳二十卷猶是原書納蘭成德通志堂經解刻有全帙而第四卷中亦闕二策無可蒐補傳中論僖公二十有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經文有闕推闡極精今全載其文於此可爲研經之助且一嚮之嘗卽堪知全

鼎矣

傳曰侵而不服然後人之數其罪而執其君伯討也故以侯
執不歸之京師而畀宋人則伯討歟闕文也是當曰畀宋人
田不言田經成而亾之也曹衛嘗侵諸侯之田矣晉侯圖霸
欲怒楚而求戰先軫乃爲之謀使執曹君而歸諸侯之田晉
侯於是侵曹數其不用倍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奪所侵地
以還諸侯宋與得焉畀之爲言與也不曰與曰畀與者我物
而歸之彼畀者彼物而受之我猶曰皇天用訓厥道何畀四
方云爾葉子曰吾何以知畀宋人田爲闕文歟楚之圍宋在
二十七年之冬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是時宋公蓋在圍也及

諸侯盟于宋蓋卽宋之城外以爲會宋公不與焉明年三月
晉侯入曹執曹伯宋圍猶未解故再見宋使門尹般如晉師
告急左氏載先軫始謀言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
人旣而公說復言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此其終事
也楚子聞果命子玉去宋宋公於是始釋圍得歸而從晉城
濮之戰始見宋師則方執曹伯畀之者誰乎晉侯有疾侯孺
貨晉史歸曹伯則曹伯之歸蓋自晉不自宋也是其畀之者
田而已穀梁固不見其事左氏見之而不能辨蓋不知侯執
之爲伯討也公羊雖知之而不悟其與京師楚同文亦求之
經者不審爾

建康集足本

石林居士建康集石林公鎮建康時所著據直齋書錄解題紀
公總集一百卷年譜一卷建康集十卷今所傳祇此集八卷余
嘗求宋本三十年不能得僅得舊鈔嘉泰癸亥刻本後有孫籥
跋爲雍正庚戌冬二十二世孫分湖啟祥鈔藏第三卷內闕文
七篇其目爲書唐李弼告後此文尙存首二行四十字書唐李氏告後蘇秦
論范增論續養生論上中下嗣從寶山李穆卿鈞載杭州汪小
米遠孫二家借得舊鈔本校勘一過其闕篇並同遂以爲世間
不復有足本卽鳩貲族人重刊印行已數載矣旣而顧湘舟上
舍沅語余嘉興令朱君述之緒會嘗見余刻本而惜其不全自

言家有舊鈔足本許以借錄補完因卽託湘舟鈔得全書則所
闕七文具在十餘年思之不見者一旦忽成全璧不禁狂喜如
獲瓊寶嘗論今之藏書家篋中不乏秘籍顧自詡獨得匿不示
人坐使古書善本不獲廣傳於世大失古人付託之意亦孤學
者企望之心此其病與不知書者等其咎則較不愛書者爲甚
今朱君以金陵名彥作宰浙西酷嗜收書縹緲日富與余無一
日之雅乃慨然樂成人美不靳秘本以付鈔胥而顧君於遊踪
所至肯以一紙爲作蹇修俾志切誦先者得彌抱殘守缺之憾
此其意量不皆過人遠甚耶惟朱氏足本後無孫範一跋蓋其
傳鈔祖本或尙在嘉泰本之前固宜無之也

七篇之佚始於何代今莫可考至其卷帙據書錄解題載是集爲十卷與輅跋及今本皆不符論者因疑八卷之外尙有二卷佚去後人追改輅跋以僞稱完帙其說亦未始無見按書錄解題謂公蒞官各爲一集考公之鎮建康爲紹興元年九月至二年閏四月八年六月至十二年十二月前後凡兩度今建康集中詩文按諸時事皆爲後鎮時作後既有集則前雖爲時未久亦必有集以余所見景定建康志中褒忠廟記名臣言行錄續集中改葬楊忠襄公祭文皆屬前鎮時事廟記篇尾結銜有行宮留守字爲後鎮時官余疑文作於前書丹立石在後故如此寫刻祭文首尾不全但有中間二段勞季言格曰褒忠廟記結銜以建康志考之知立石在范文穆出鎮時相距已三十餘年葉銜係屬追題故與歷官年紀不合而是集第四卷有掩

銘記一篇核其年月此文亦應作於前鎮時然則當時應是前
後兩集合編前集不知何時散失僅僅留此廟記祭文及掩骼
記三篇流傳於世尙有形跡可稽而陳氏著書錄解題時固猶
及見兩集合編故十卷之數自非虛語也舊本所闕七篇是否
與前集同時而佚亦難懸揣茲旣幸而獲全仍依昔年刊本並
采廟記祭文爲是集補遺猶可想見十卷之舊又以輅跋有併
授年譜之語故昔曾据景定志中年表輯公兩鎮紀年略一卷
附於集後近來獲覩石林奏議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三朝北
盟會編等書擬更參訂增修或可稍加詳覈宋本雖不可見後
之讀者於此或亦可得其大略耳

卷一

再次韻

基廢猶傳鳳覽輝

基字諸本皆同不知所指何

基按前題爲次韻馬參議同遊蔣山此句應指鳳皇臺臺字形誤傳鈔改作基耳

卷三

程致道集序

亦不敢秋毫加疵病

疵字諸本所無據孫氏

淵如舊藏影鈔宋本北山小集序文補按後漢書黃憲傳論

去疵吝章懷注疵與疵古字通此必淺人不解而去之

卷四

祭韓運使文

宣和丁亥從我許下二十二年如閱晝夜

宣

和丁亥諸本皆同應作政和丁酉按宋史公本傳政和五年乙未起知蔡州移帥潁昌則七年丁酉正當在許下時下距紹興八年戊午亦合二十二年之數

卷八

忠烈廟碑

當元祐八年載之祀典又二十九年當紹興元年

元祐八年癸酉至紹興元年辛亥應作三十九年諸本皆誤作二十

卷八

夫人慕容氏誌銘

合間肆揚

銘詞此句下諸本皆作方孔四

下接禱姑然香惟朱氏述之所藏舊鈔足本此句下作蘋藻聿修肅恭齊莊爲父判股禱姑然香銘詞之式每行三句低誌文兩字每句中懸二字亦與諸本異

建康集寄陳子高詩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紹興七年命呂祉節制淮西軍馬辟陳克子高爲參謀子高欣然應其辟葉夢得曰呂安老非馭將之

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勸止之不從夢得贈以詩曰解談孫破虜那厭庾征西克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後酈瓊之變終於不免按石林公再鎮建康在淮西變後一年今建康集中有陳子高移官浙中戲寄之作又有與陳子高夜話之作解談一聯卽在戲寄詩內其詩云幕府陳琳老官身戀故谿解談孫破虜那厭庾征西未擬煩刀筆聊應謝鼓鼙登臨如得句小字與親題子高臨海人故移官浙東爲戀故谿次聯正指其話淮西軍中事後半言外有從軍歸後倦游自放之意其非初辟參謀時贈行顯然蓋當時勸止之語則有之會編詩實誤引故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亦載此語且較詳而不及詩其後紀呂祉同被

難之人甚明並無陳克在內會編終於不免之說恐誤余故卽以建康集詩正之

石林公年齒

景定建康志中年表載公兩次爲帥時建白數事頗有史傳所未詳者依年分隸先後釐然故余往年編輯兩鎮紀年畧實以志表爲藍本惟公之年齒宋史本傳不載但云紹興十八年卒國朝鄭元慶湖錄錢大昕疑年錄俱定爲七十二蓋以三十一掌外制語見書錄解題約計在大觀元年知其生在熙寧十年丁巳又避暑錄話箸於紹興五年乙卯書中有云吾明年六十歲亦與生於丁巳相符卽据之以定兩鎮時年齒至公之卒建炎以來

繫年要錄云紹興十有八年八月丙戌朔丁亥添差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崇慶軍節度使致仕葉夢得薨於湖州贈檢校少保丁亥爲八月二日也

崇慶一作崇信

石林奏議宋本

石林奏議十五卷直齋書錄解題載之勝國時吾家棗竹堂陳氏世善堂俱有藏本後其書漸湮諸大家藏書目均未著錄乾隆中四庫館開未經採進世間傳本之少可知近時顧澗蒼千里原名廣圻爲黃蕘圖不烈撰百宋一廬賦蕘翁注中紀其行數字數以及跋款按宋本每半葉十行行廿五字白宋一廬賦注誤記每行廿字且言汲古閣秘本目有影宋鈔本此較勝之惟惜紙板有剝落處賦語所謂脈

石林之奏議鬱剝落而生芒也黃氏宋本書後歸三十五峯園汪氏余昔校刊建康集時附輯紀年畧一卷每以未見公奏議爲歎未幾汪氏藏書亦散此書爲吾族人某所得曾假讀一過惜不及採入紀年畧矣按文獻通考載公志媿集自序稱以家藏奏藁序次爲十卷是公在日已有手定之本此十五卷者爲第三子模所編錄當在福州歸老以後或卽因志媿集增輯而成而姪孫箋於開禧二年丙寅鋟木台州卷尾殘跋尙可考見雖南渡以前僅載應天尹奏修城利害一狀於卷首其餘如宋史本傳在徽宗朝建言諸疏概未一見然自建炎紹興以後出入中外二十年間偉畧英謨已燦然具備於是集且有足補史

事之遺者洵爲考古者不可少之書匪獨後裔所當寶弃也族人藏此數年欲重梓而無力近聞胡君心耘搜羅秘籍遂介余以歸之胡君欣然影鈔數本流布四方而以原本精裝什襲蓋自開禧鈐版至今閱七百餘年幾至湮沒而復傳於世亦公之精神蘊結默爲呵護其間公自序所云留以遺子孫或有感勵奮發少能自見者凡在裔姓讀此尙毋忘公貽厥之心哉

石林家訓

北齊有顏氏家訓七卷尙已宋時吾祖石林公仿其意爲家訓一卷陳氏書錄解題子部雜家類載之知當時業已流傳然自來未見專刻惟元末陶宗儀說郛有刊本而說郛舊本在今亦

不易得故石林家訓但有傳鈔之本數年前族人將以舊藏一帙付刊屬爲校定按書中所載十二條皆勗其後人以修身力學盡忠保孝讀書慎言之道時舉其身所閱歷者示之前八條各有標題後則總題曰又家訓後四條蓋此書舊有十九條此本已有闕佚經後人鈔撮補綴爲之故編題不甚合體裁也卷首一條爲白序卷末一條是跋語皆與全書相屬跋語論士大夫作小說云云與避暑錄話中一條全文無異惟末多汝等當謹守勿以我爲泛言也二語觀自序云今五十五年矣去年自浙東歸考公生於熙寧十年丁巳五十五乃紹興元年辛亥正在避亂縉雲歸後故書中有避難縉雲以樂自況一條避暑錄

話則著於紹興五年乙卯居卞山時是錄話複寫此書跋語非

此書跋語勦取錄話之文也又自序內有棟程模楫櫓五人已

長繕繪綬締綽亦能成立等語考族譜載公止五子出處名位

並不詳五子中雖不盡可考如棟曾任秀州通判見紫微集程

必大省齋文彙有回永州守葉程啟又泛舟遊山錄稱程永州

太守模字叔範見王質雪山集以右宣義郎充江南東路安撫

制置大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見建康集守馬家渡禦金人之功

載宋史公本傳而吳郡志提舉兩浙西路鹽茶題名有右朝散

大夫葉模乾道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治熙元年三月十一

日召赴行在又重修毗陵志葉模乾道九年九月右朝散大夫

浙西提舉兼權常州十一月免此至繕繪等五子其名絕不見

外南宋載籍中或尚可蒐討一二

昔觀湖錄稱石林有十子常疑其誤今讀家訓知鄭氏語固有

徵此書出而族譜之荒略庶幾可正乎

公父諱助字天祐見宋
帝畫史進士睦州建德

尉兄洪邁夷堅志達州司理又云官上饒及潁州作兄邁暑錄
諸母晁氏新城令晁君誠端友之女无咎補之之女兄弟見石
林詩話年十九歸葉元豐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暴疾卒年三十
元祐入年葬吳縣之靈巖鄉寶華山北男蘊卽石林公初名見
晁補之雞肋集晁夫人墓誌銘贈鎮國夫人繼母姓未詳榮國
太夫人見口口口再鎮建康時尚在集內詩及劄子可致配周
氏周仁熟種之女周輝清波雜志稱公爲從姑之夫集內祭周
大夫文云文安子足同產五人此當是周夫人昆弟文安必夫
人封郡邑名此皆可補族譜所闕故並記之又公之諸孫如箴
箴節筠箴簪及姪孫箋名位皆顯備見宋人書中可考而諸不
一載又有箴者嘉定赤城志本朝牧守葉箴嘗川人前守箴之
從弟英敏無留事能治財賦會稽續志提舉題名景定建康志
官守志亦具紀其職任此似亦公之
孫輩而譜竟失載其名更可詫矣

石林燕語

石林公所著筆記四種玉澗雜書十卷久佚明時僅存說郭所
刊一卷餘三種幸存至今石林燕語十卷書成最先所紀朝章

國故官制科目當時已重其書後人亦多引用閒有記憶失眞

考據不詳處是以宋時卽有汪應辰作辨字文紹奕作考異糾

之其後汪辨不甚傳僅儒學警悟

太學俞鼎孫同舍兄經編

閒引數條與

字文考異並散見永樂大典中乾隆年四庫館臣蒐采考異

各附入燕語本條之下而汪辨寥寥無幾竟無可裒集矣至燕

語板本今所傳商氏稗海收刊者脫誤錯簡不堪卒讀余昔從

友人借閱一本差較完整爲正德初御史楊武所刊似卽提要

所稱前明大字本者書中硃筆批校出自何學士焯又有近時

沈廣文欽韓補校數條因未見宇文氏考異未敢遽以爲定本

也仁和胡君心耘前年從文淵閣鈔得燕語一編以考異所

訂尙有未盡知余嘗從事此書諉以校役并屬於前賢論說之
足資參考者悉爲附錄心耘續得楊氏商氏初刻未經修改本
互勘字句異同復假仁和勞季言司訓所藏沈埴爲吏部叔疑
纂修四庫書時底本覆勘一周考證益密又於京師偕陸修
撰增祥詣清祕堂親檢永樂大典鈔得汪應辰辨目於是詳考
史鑑諸書參互訂證其事實別編總目計原辨考異外補其已
佚增其未糾各若干條分綴燕語本條之下與考異相輔而行
蓋此書自經館臣纂校已視舊刻改觀茲復遇胡君細意紬書
得臻盡善洵爲藝林快事矣而余亦得藉手以誦先芬以酬夙
願又何其幸歟

卷一

第三條

漢凡王宮皆曰禁中

說郭引辨云既云凡王宮

則是諸王矣伏儼引蔡邕說省中本爲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避王后父名故曰省中不聞諸王皆曰禁中也漢制度帝之下書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此云天子之命通稱詔書非也唐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曰待制于武德西門則待制之名非始于肅代以後也明皇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至術數之士皆處之謂之待詔卽待詔之名初不改也按此條疑是汪應辰辨故存之

又

第七條

東華門直北謬門

夢溪筆談云歷代宮室中有

謬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謬門曲榭也說者謂冰室門按字訓謬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玉海謬門始標額於熙甯十年

又第廿二條治平中議濮王稱號五代史書追尊皇伯宗儒

爲宋州刺史按五代晉家人傳出帝天福八年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原文引史字誤何校依史改正

又第廿八條國朝經筵講讀官坐立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

茶唯當講官起就案立按當講官文獻通考引作當講時何校以當講爲句官起上增一講字

卷二第十條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秦始稱殿野客叢書云

黃帝有合宮堯有貳宮湯有鑣宮周有蒿宮楚有蘭臺宮韓
有鴻臺宮齊有雪宮列子有化人宮神異經有天淫宮古之
言宮者如此宋玉賦謂高殿以廣意商君謂天子之殿戰國
策謂蒼鷹擊於殿上說苑謂齊有飛鳥下止殿前莊子謂入
殿門不趨奉劍於殿下史記毛遂定從於殿上優孟入殿門
古之言殿者又如此則知宮殿之稱其來久矣非但始於秦
始皇也但殿未聞專名某殿而已此二字者上下通用不拘
至尊如儒有一畝之宮象往入舜宮霍光第中鵠鳴殿前黃
霸居丞相府舉孝子先上殿是也藝文類聚謂蕭何曹參韓
信皆有殿又考古質疑及說郛所引汪辨更詳文繁不錄然

考東京賦九龍之內寔曰嘉德薛綜注九龍本周時殿名也
嘉德殿名在九龍門內則叢書謂未聞專名某殿亦不盡然
又第十條神宗御製韓魏公神道碑 說郭引汪辨云熙寧
三年十二月王禹玉參知政事八年六月韓魏公薨此云禹
玉爲學士非也又按攻媿先生文集跋王岐公端午帖子華
陽集一百卷岐公著述殆不止此嘗問公之孫大監云不惟
有所遺逸如資治通鑑序韓魏公神道碑皆曰御製不敢編
入家集中云云則此碑實禹玉所撰矣

卷四

第三條

國朝兩制皆避宰相執政官親 劉原甫王文定

之甥據避暑錄話載原甫延試事云王文安公其舅也宋史

劉敞傳則云王堯臣其內兄也乃知燕語文定是文安之誤
又燕語卷八載廷試事亦云原父內兄與卷四及錄話甥舅
之稱不合後見勞季言爲明心耘補校燕語云攷歐陽公居
士集尙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墓誌銘
祖諱礪某官又劉敞公是集先考益州府君行狀夫人臨沂
縣君王氏也屯田郎中贈尙書右僕射礪女心耘又据李燾
續資治通鑑長編嘉祐元年閏二月知制誥劉敞知揚州敞
王堯臣姑子堯臣執政避親也則文安原甫正是內外兄弟
非甥舅也余謂爾雅釋親姑之子爲甥原甫爲文安之姑子
燕語當是用爾雅之文惟避暑錄話舅字實誤豈得如謂我

舅者我謂之甥乎

又

第十條

臣僚上殿劄子末言取進止

進止猶言進退也

唐曰輪清望官兩員於禁中以待召對故有進止之辭今乃以爲可否取決之辭說郭引汪辨云高宗永淳元年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又乾封以後召學士元萬頃范履冰等于北門候進止時號爲北門學士又肅宗卽位明皇令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唐人上疏初云奉進止或云某人奉宣進止末云伏候進止之類則進止正是可否取決之辭非專爲待對官設也又雲谷雜記引隋裴蘊傳云大小之獄皆詔付蘊憲

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所謂進止者候蘊之可否也當是時不特用於奏御雖臣下亦通用之

卷六

第三條

馬齒

馬數歲者以齒唐人多謂隴右人爲張萬

歲諱考異引曲禮周禮春秋傳辨其非自唐始余按塵史引戰國策曰夫驥之齒至矣由是知自古言馬歲必以齒又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楚蔣掩賦車籍馬注謂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顏延年赭白馬賦齒厯雖衰而藝美不忒此皆足補考異所未及

卷七

第十條

盧多遜言乾德年號

乾德年號事宋人說部中

屢見皆不歸一楊文公談苑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刻

有大宋乾德四年六字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
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豈非威靈將及而符讖先
著也歐陽公歸田錄太祖建隆六年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
舊號後見內人鏡背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
時年號耳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以上二條
吳曾能改齋漫錄並引之今稍節字句陳鵠耆舊續聞亦紀秦淮
石刻事又引劉貢父詩話陶穀寶儀辨蜀宮人鏡背乾德年
號事言二公尙不知公祐已有此號云云今燕語又以辨蜀
時年號者屬之盧多遜余謂南唐事稍遠太祖或不及聞若
陶穀等辨蜀鏡事在前則不應更待盧言若盧語在前亦不

須更因鏡字問穀二者必有一爲傳聞之訛也至秦淮石刻尤屬不經唐書輔公祐以武德六年八月反國號宋建元天明次年三月卽滅安得改元乾德且有四年乎

卷八

第十條

唐以前書籍皆寫本

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

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何校云宋公用十三本校者不知後歸何人南宋麻沙黃氏刊本附古注之後者頗疑妄人竄入已語如揚子雲傳法言諸序多引溫公云何景文名輩在先不應獨稱其爵於時溫公所注法言恐并未及刊行也余按南宋建安書坊劉之問本漢書

之問明刻或作之問或作之問今從南宋刊本顏氏

敘例後附列余靖宋祁原校所采姓名書目內載景文所用

爲十五家其目則十六蓋江南本與舍人院本實一本也此云十三本恐是十五之訛

卷九第一條北京兼領河北路安撫使自賈文元始按汪辨

此條有目無文心耘曾囑季言補辨在日未及收入燕語集

辨中爲附記于此云琹按長編百五十六慶厯五年七月戊子知

大名府程琳兼河北安撫使又百五十八六年二月癸丑資政殿

大學士工部尙書知大名府程琳爲武昌節度使陝西安撫

使知永興軍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夏竦加

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河北安撫使又百六十七年三月乙未河陽

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夏竦依前官充樞密使工

部侍郎平章事賈昌朝罷爲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撫使

墓誌銘同

是仁宗始置以命程文

簡中更夏文莊一任而後賈文元繼之非特以命文元也

又

第九條

狄武襄狀貌奇偉

神宗初卽位有意二邊一日

忽內出御製祭文遣使祭其墓欲以感勵將士或云滕元發之辭也余按清波雜志熙寧改元狄青子諮入對上問青征南有遺書否乃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上乃自爲文遣使卽其第祭之其文具載實錄又按神宗御製祭狄青文今見能改齋漫錄

卷十

第十條

陳烈行怪多僞

按東都事畧卓行傳陳烈嘉祐

中以近臣薦授州學教授烈方辭避而福建提刑王陶奏烈以妻林氏疾病瘦醜遣歸其家十年不視烈貪詐人也已行之命願賜削奪諫官司馬光言臣素不識烈不知其人果如何惟見國家常患士人不修名檢故舉烈以獎厲風俗若烈平生操守出於誠實雖有迂闊之行不合於中道猶爲守節之士亦當保而全之願委官覆實以明至公宋史隱逸傳中云陶說遂不行此云妻訟不睦置獄劾治後竟坐罪皆誤

胡心耘輯宇文紹奕事實

心耘既成石林燕語集辨因汪氏應辰燕語辨久佚惟宇文氏攷異實爲碩果僅存愛其糾訂詳明大有裨益汪辨則從永樂

大典第一萬四千八百卷悟字韻中鈔得其原目二百二條矣
爰復從羣籍內搜得紹奕生平事實數條錄以示余昔館臣於
燕語提要注中稱紹奕始末無考今心耘蒐采詳贍可謂得未
曾有亟爲存之以備考古之助觀應辰薦劄稱許紹奕傾賞溢
乎情詞可想見其相契莫逆然則考異之作殆因玉山先於燕
語著辨遂亦撰此爲繼聲歟

宋史藝文志地里類字文紹奕臨卽志二十卷又補遺十卷

按方回釋臨卽記方物戲作詩序云甲申七月十九日偶讀
字文紹奕臨卽記所書方物雅名奇字予因取經史爾雅口
草字書諸雜小說爲釋訓凡
三日乃已見桐江續集八

汪應辰薦蜀中人才劄子左承議郎通判劍州字文紹奕好

古博雅敏于吏事頃四川總領所蠲除劍州和羅以寬民力
實自紹奕發之既而民間缺食紹奕親至外縣徧行山谷隨
事措置皆有條理見文定集六

崔敦詩宇文紹奕叙官國家黜幽甄叙有法未嘗以一眚棄
材也爾向坐簡劾既閱歲年應于常科還爾舊物盍思所以
報此哉見佚存叢書第四帙崔舍人西垣類彙一

清熙二年春邛州蒲江縣上乘院僧治基增築大殿闢地凡
仞得古竈焉其封石刻作兩闕狀中有文二十九字云永憲
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
幽字珍儒臨邛太守宇文紹奕字袞臣好古博雅士也聞之

亟命輦致郡齋龕之壁以余大父勤齋先生子堅平生留意篆隸碑刻俾原而釋之勤齋爲考訂而跋之見學齋佔畢三老學庵筆記六印州天慶觀有希夷詩石刻是日迫赴太守宇文哀臣約飯不能盡記後卒不暇再到至今以爲恨元費著氏族譜宇文氏廣都院曰邦彥子閔中閔中從孫紹奕嘗爲吏部郎典三州卒見全蜀藝文志五十四

陸游跋原隸故吏部郎宇文卷臣所著卷臣爲郎數月坐口語亟去晚守臨邛廣漢有能名然亦以謗絀遂卒於家可哀也見渭南文集二十八劍南詩集四十二字文哀臣吏部子年矣庚申三月忽夢相從如平生愴然有賦英姿爽氣宇耶州雖古人中豈易求六月長途將竭死一天風雹起龍湫潘應生鍾瑞曰或有以其字哀臣卷臣疑由訛異者按禮記一命卷臣卽哀古字通吳曉鉅釗森曰桐江續集稱紹奕

撰臨印記多用奇字學齋佔畢稱爲好古博雅士或自書其字有時作衰有時作卷故放翁亦兩岐載之耳

避暑錄話

石林先生避暑錄話宋刻久不可見世傳惟商氏稗海毛氏津逮祕書兩本近時又有張氏學津討原本卽從毛刻翻雕初無是正故三本駁誤略相等曩聞郡中某氏藏有二本一爲孫潛夫依舊鈔善本手校於稗海本上者一爲鈔本而未校者孫氏所見舊鈔善本不知爲前代何人手筆是否原於宋槧其所校稗海本今已不可復覩余曾借得未校之本帙尾有黃薏翁手跋謂自序一篇商毛二刻所無孫氏據舊鈔本補入此本似卽黃氏所錄孫潛夫校本書中駁誤抉摘良多後又見惠定字徵

君校閱津逮本

徵君手跋雍正六年六月十三日從守約居士俞弁錄本校過一次是書蓋吳方山鮑家藏也

東吳惠棟又錄唐子畏舊跋云正德辛巳夏五月晉及瓜涇徐昌唐寅借俞子容家藏書於桃花鵝之夢墨亭點畢

氏荷葉裝舊鈔本禾中項氏宛委堂舊藏陳仲醇手鈔本各有

詳畧互異之處因並乞借合前諸本對勘一過補正闕疑隨文

注明前人書中辨論之語亦開附數則以資論列雖未必遽臻

完善自謂比之各舊刻稍殊矣

毛氏自言得宋刻迥異坊本然所用津逮本脫誤視稗海本無

異惠徵君校出十餘處茲從各鈔本訂補尤多蓋毛氏所得實非宋本承訛襲謬實然付梓跋語徒自誇耳惟書錄

解題文獻通考紀是書皆作二卷毛跋言宋刻卷數亦同而黃

項二鈔本乃分四卷未知何據余校錄是本仍依商毛諸刻以

上下分卷用存解題通考之舊云

按四庫總目避暑錄話提要云晁公武讀書志作十五

卷與此本卷數多寡懸殊知讀書志為傳寫之謬考晁志實未
載避暑錄話各類中於石林諸書概未收入提要十五卷之說
見袁州本郡齋讀書志後趙希弁讀書附志中本係誤紀袁州
本讀書志四卷後志二卷皆晁公武撰考異一卷附志二卷乃
趙希弁撰四庫館所收即此本總目於避暑錄話卷數因此
誤引後吳門汪氏所刻讀書志二十卷所謂衛本後無希弁附
志者提要會有不可復見
之語實則尙在人間也

卷上

飲中八仙歌條

惟焦遂名跡不見他書 按困學紀聞飲中八

仙其名氏皆見於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于甘澤謠翁元圻
箋引甘澤謠曰陶峴者彭澤之子孫遍遊煙水自製三舟一
舟自載一舟致賓客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
孟雲卿布衣焦遂四庫總目小說類甘澤謠一卷唐袁郊撰翁氏又引康熙字典
口部吃字下引唐史拾遺曰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

則酬荅如注射當時目爲醉吃錄話蓋偶未考也

又

盧鴻草堂圖條

子謩不知何人

又

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

儀也

子謩是盧知猷按新唐書盧簡辭傳兄子知猷字子

謩蕭鄴鎮荆南劍南再辟掌書記又云朱玫亂避難不出僞

宗還京召拜工部侍郎史館修撰舊傳宰臣蕭鄴鎮江陵成

都辟爲兩府記室又云僖宗幸山南襄王僞署乃避地金州

駕還徵拜工部侍郎與跋合惟徵還時僖宗尙在鳳翔新傳

稍誤耳勞季言云容齋四筆五唐人好以他名標榜官稱禮

部尙書爲大儀太常少卿爲少常奉常此大儀非成式又太

平廣記

三百五十一

南楚新聞成式咸通四年六月卒亦不逮龍

紀時

錄話本文有己酉歲重九日專謁大儀語按己酉爲昭宗龍紀元年

又

士大夫作小說條

世傳碧雲駟爲梅聖俞作歷詆慶歷以來公

卿隱過雖范文正亦不免

清波雜志論此云石林蓋亦未

免置疑邵公濟亦引聖俞問范文正公詩云一出婁更郡

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嘗甘分崇高皆

解諛雖然門館隔泣與衆人殊謂爲郡以酒悅人樂奏記納

諛豈所以論文正者以是又疑眞出於聖俞也其辨非聖俞

作者惟見文獻通考二百十二然余按石林燕語嘗云聖俞

有靈烏後賦責文正不薦已而作世頗以爲隘据此則魏泰

之以碧雲駟嫁名有由來矣

又

鎮江招隱寺條

何山宣敎寺何楷宅

宣敎說郭作宣化毛本

同按何楷讀書之何山在湖州卽東坡所遊與道場山相近故坡翁詩有高人讀書夜達旦之句平江之何山實因何求何點葬此而名非楷宅也乾隆蘇州府志何山下兼引避暑錄話此語亦失考

又

歐文忠在滁州條

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旣出彬頗病之祈公

改去姓名

又

且所貴者聲爾安在以絃爲奇耶孔平仲談

苑元祐五年彬子焯在金陵或問皮何以作絃焯云永叔詩詞之過也琵琶誠好乃國初老聶工造世間只有四面今尙收藏在家但無皮絃事爾能改齋漫錄辨此事則謂馮道之

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見陶岳五代史補乃知皮絃古有其法而杜彬得之且文忠此詩下云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聲入黃泉則公作此詩時彬已死安得有所公改去姓名之說當是葉只據兩句爲此說又偶忘馮氏舊事耳按皮絃之事旣據焯言無有理自可信足與錄話相證至馮道子之皮絃雖未可知乃吳曾卽謂杜得其法未免臆斷矣惟云文忠作詩時彬實已死祈改之說爲虛此則誠然

卷下

歐文忠爲舉子條

客隨州秋試作左氏失之誣論遂擢爲冠

勞季言云歐公年譜云坐賦逸官韻黜東軒筆錄亦云以落官韻不收此誤

又

李公武尚公主條

初名犯神宗嫌名加賜上字

勞季言云東

都事略舊制尙主者升居諸父之列眞宗特於勗名上益遵

字升爲崇矩子犯神宗嫌名五字疑是小注則與事略合矣

又

國朝宰相致事條

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張鄧公八十

六

寶牖開評

入張士遜年七十有八詩云八十光陰有二

年煙蘿門戶喜開闢近來無奈山中相頻寄書來許綴班後

四年而卒乃八十二歲之讖此詩史所載也而避暑錄話乃

云士遜致仕年八十六恐誤余按宋史本傳士遜卒年八十

六亦誤惟皇朝類苑

三十二

云張退傅以八十二歲薨原注倦

遊雜錄此與袁文之說合

又

明皇幸蜀圖條

李思訓畫

印印川曰思訓之卒據雲麾碑在

開元中不應及畫幸蜀圖因疑畫出李昭道手余按文嘉嚴氏書畫記有摹本李昭道明皇幸蜀圖則印說有徵錄話殆錯記耳

又

東漢鄭均致仕條

漢致仕無祿唐制亦然而時有特給者胡

心耘云野客叢書

五引

云僕謂漢唐致仕者亦皆有祿據通

典謂漢制凡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不可謂漢致仕無祿又觀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又致仕官建中五年敕所請半祿料從敕出曰於本貫及寄居處州府吏給

又

吳越之俗條

故五六月之間每雷起雲族

各刻本作族黃

鈔本作簇按莊子

在宥十一

雲氣不待族而雨釋文司馬云族聚

也未聚而雨言澤少則作族是

雷甘谿後曰說文無族字族卽簇也

又

余在建康有李氏子條

其最上廣川郡公汾州刺史李遲一告尤

精好

按唐書宗室世系表

上

大鄭王房廣川郡公義範子

乃靈州刺史龔廣川郡公遲與余所得建康集佚文書唐李

氏告後所序世次合惟遲官吏表作靈州刺史而告乃汾州

或靈州是其所終之官故紀于史耶

又

揚子雲謂嚴君平條

其稱李仲元蓋與君平爲一等人

又

但惜其

行事不著爾

按李仲元行事見常璩華陽國志先賢士女

總讀可考據自言所志得之陳壽所爲耆舊傳此書北宋時有呂汲公大防刻本石林公當曾見之偶然失記耳

巖下放言

巖下放言三卷石林先生晚年歸老卞山後所著據直齋書錄解題載此書作一卷然明初徐一夔編入藝圃搜奇中乃作三卷其爲陳氏誤三作一與徐氏析一爲三已不可考徐書雖見

彙刻書曰未經梓行

藝圃搜奇無刻本潛研堂集中跋語云然

藏書家但有傳鈔本

故放言一書世不多見

彙刻書曰又載山陰祁氏淡生堂餘苑有巖下放言一卷亦未見傳刻

適

友人購有鈔本借得錄之伏讀

四庫提要言世所傳鄭景望

蒙齋筆談其文全與彙某巖下放言同但刪去數十條暇日取

稗海中蒙齋筆談校勘始知筆談剽取此書分作二卷以此書之卷下爲其上卷卷中爲其下卷全文不易而獨置卷上不取不解何意疑商維溶所收者本殘剩錯亂之帙特以意分上下二卷提要愿舉書中所言證爲葉簪已無遁情至引論語助我避父諱而作佐我則益可指爲先生作書之確據而館臣無由見葉氏族譜宜提要未舉及此也是書閱六百餘年久爲嫁名潤淆幾於湮沒白遜書館更正箸錄昭垂誠爲藝林幸事余初借得漢陽宗人潤臣中翰名澧家藏舊鈔本細校續借友人處文衡山袁陶齋二鈔本覆勘間又參以說郭節宋本凡得補正數十處拾遺三條卽從說郭本采附卷後知此書舊多闕佚

或尙不止此耳

卷上

先事而戒
謂之豫條

後事而戒謂之猶

又

說文豫本大象之名物

大卽處于小而見者早故有豫義而豫之義不在豫文也

按漢陽本此下有四十三字云爾雅猶似鹿

今爾雅作
猶如鹿

而善

登木避人已去猶疑而再登則有猶義左氏謂猶爲可以已

之辭是矣而猶之義不在猶文也各鈔本皆無之惟文本亦

有

又

人遇物
應事條

曹孟德是何等氣宇人與魯肅議借荊州忽聞

震雷遂失匕箸於地

漢陽本
無箸字

按聞雷失匕箸是先主事見

華陽國志曹操未聞有此且操安得有與魯肅議借荊州事

乎先主之驚亦因操有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之言已覺董承密謀耳非與肅議借荊州時也惟吳志魯肅傳稱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當由此事相涉而誤則此條本文與魯肅議借之上應有脫文然觀下文直以議借爲孟德事殊不可解

又

西塞山前條

後觀張芸叟南行錄始知在池州磁湖縣界孫

策破黃巾處也按郴行錄作慈湖夾不載西塞事宋池州無磁湖縣据入蜀記則屬興國軍大冶縣中字漢陽本作射黃射爲黃祖之子事見三國志注

卷中

正素處上條

張舉

勞季言云据宋史隱逸傳當作張舉各

本皆誤

又

惠遠法師
白蓮社條

會者合十八人

按所敘佛佉耶舍佛陀跋

陀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恒道暘道敬曇詵皆浮屠劉遺民
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皆居士止十五人併遠公亦
僅十六人耳考李沖元蓮社圖記尙有惠永曇順二人始合
十八之數惟曇恒作曇常道暘作道尉恒爲廟諱暘或形誤
若慧皆作惠則字之通也漢陽本道生下有慧永慧叡下有
曇順亦作十八人與李記合惟道暘作曇暘爲小異至晁无
咎雞肋集蓮社圖記亦止十五人與此本同豈卽此本所祖
而漢陽本乃依李記補入者乎

卷下

前史載李廣條

世傳五臟圖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

也

按歐陽公廬陵集杜君墓誌言君破五峒希範窮迫走

荔波洞蒙赴率其眾降君置酒大會卽坐中戮六百餘人而
釋其尪病脅從與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破荔波擒
希範至并戮而醢之又言君喜術數之說自推四十六當死
至其歲果然東都事略杜杞傳大略與歐誌同惟荔波作荔
枝耳此條所言與二書頗異未知孰是惟宋史杞本傳兼采
厠上見希範起訴冤事

石林詩話

陳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石林詩話一卷自來未見單行本其

收入叢書者左圭百川學海中始見之分三卷近代惟有津逮
秘書刻本仍依陳氏作一卷王晉跋謂曾經補遺正誤乃書中
脫文誤字不可枚舉卽卷首署款一行里籍既乖名字亦倒而
不知勘改其他更無論矣往年東山族人欲重刊此書以校讐
相屬余以舊刻善本不可得因用鮑氏叢書校臨漢隱居詩話
例取胡仔茗溪漁隱叢話魏慶之詩人玉屑二書所引諸條相
校旁及何文煥慙代詩話鴈鵠宋詩紀事最後乃得百川學海
本及鼎柄勞氏影元鈔本吾郡顧氏藝海樓舊鈔本於是薈萃
諸本互資校勘補闕訂訛或文義相近而字句稍殊則擇優而
從其文義皆殊則仍兼注以備參考諸本中雖舛漏亦所難免

大段皆從宋刻出視毛刻固已遠勝此外又有單詞片語散見他書可證異同者並收錄之凡閱數月始畢事瘡痍一洗而此書始有完膚矣惟卷數改從百川學海所編左圭宋季人其分卷當有所據拾遺若干條莫考元編次第別增卷後亦昔人舊例也至詩話中間有語意小誤曾經諸家指出流覽所及輒爲采存用資辨證著書豈能百無一疏正賴後賢之匡輔况文章公器爲裔嗣者無可諱亦無庸諱也依次分條旣綴本書帙尾茲於是編亦增載世有讀者定能諒之

詩話訂正處指不勝屈其補遺之大者如卷中高麗國王記夢絕句考石林燕語而知爲七律卷下歐陽公知貢舉同事考叢話紀事二書而知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外尚有韓子華然卷中魯國孔融文舉離合體詩二十四句似於文序政張隱曜美玉韞光之下脫去二句遂祇存二十二句今無

從搜補矣其一條全逸者於吳郡志資治錄拾得二條他若安邑葛氏校刊張先安陸集後附湖錄所引子野浮萍破處見山影野艇歸時聞草聲一聯夾注辨正石林詩話誤作棹聲云云今此條亦無從搜補也

卷上

開簾風動竹條

兩聯雖見唐人小說云云

野客叢書曰上聯

在李君虞集中此卽古詞風吹窗簾動疑是所歡來之意樂費昶亦曰簾動意君來柳惲曰颯颯秋桂響非君起夜來麗情集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齊謝朓懷故人詩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此清風動簾夜明月照窗時皆一意也又花月徘徊之語亦出於古詞意

又

劉貢父以司空圖條

咄嗟疑是晉人一時語云云

野客叢書曰

魏陳暄賦漢帝咄嗟抱朴子不覺咄嗟復彫枯李白詩臨岐

胡咄嗟王績詩咄嗟建城市張說詩咄嗟長不見陳子昂詩
咄嗟吾何歎司空圖詩笑君徒咄嗟此詩於花字韻押是亦
以爲咄嗟貢父所舉乃別一詩曰咄嗒休休莫莫且陳暄葛
稚川左太沖陳子昂李太白之徒按上文未引左太沖詩皆在司空圖
之前其言已可驗矣况復圖有前作咄嗟字無可疑者竊謂
此語自古而然非特晉也前漢書項羽意烏猝嗟李奇注猝
嗟猶咄嗟也後漢何休注公羊曰噫咄嗟也此咄嗟已明驗
漢人語矣又戰國策有叱咄叱嗟等語益知此語自古而然
貢父所說固已未廣石林引孫楚詩且謂晉人一時之語亦
未廣也咄咄逼人乃殷仲堪語石林謂殷浩誤也浩語乃咄

咄書空

末句浩語當作咄咄怪事

卷中

楊大年條

三尺一抔語皆歇後云云

能改齋漫錄曰予按

高祖紀云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云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顏師古注曰三尺劍也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然則石林詩話乃有歇後之說何耶

又

池塘生春草條

猝然與景相遇云云

野客叢書曰靈運製登

池樓詩而於西堂致思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得此句遂足其詩是非登樓時倉猝對景而就者謂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殆恐未然蓋古人之詩非如今人牽強輳合要得之自然

如思不到則不肯成章故此語因夢得之自然所以爲貴

又

俞紫芝條

祠部已送酒家償債云云

苕溪漁隱叢話曰魯

直與清老同學所謂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則清老實曾爲僧可知而此以爲祠部送酒家償舊債石林之言非也

卷下

蘇明允條

乃以布衣參其間云云

瀛奎律髓曰味閑伴諸

儒老曲臺之句卽是修太常禮之時非布衣也

又

同條

如讀易詩云云

晦庵詩話以此聯爲老蘇送蜀僧

去塵之作其首句爲十年讀易費膏火石林遂譌爲讀易詩耳

又

人之材力條

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云云

苕溪漁隱叢

話曰余讀傳燈錄言朗州刺史李翱謁藥山問如何是道師
指上下曰會麼翱曰不會師曰雲在水在瓶翱遂贈以詩
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兩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
在青天水在瓶又藥山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
聲應灤陽東九十餘里翱再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
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笑一聲余以唐書
翱本傳考之翱嘗爲朗州刺史則傳燈錄所載是也傳燈錄
有此二詩石林謂翱詩散亡無一篇存者但一見遠遊聯句
而已何也

按傳燈錄翱詩前一篇石林
公亦曾舉及見文獻通考

又

魏晉間
人詩條

應璩詩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云云 野客

叢書曰雜體詩集應璩百一詩凡有五首不止一篇所謂百一者又不止文章錄一說凡有數說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愕何晏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曰應璩新詩以百言爲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應璩爲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爲詩百餘篇以諷爽採以習俗之言傳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序曰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

文章錄曰曹爽多違法矇爲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爲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唐藝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鍾嶸謂應璩詩祖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又

嵇康幽憤詩條

蓋志鍾會之事也云云 野客叢書曰鍾會所

以害康者因呂安兄訟弟之故其集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甚詳蓋康嘗爲安致解於其兄兄給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爲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負宿心外慝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而晉史亦曰康與呂安友善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

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孫登
嘗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此所以有愧孫之語

石林詞

石林詞刻本近代惟毛氏汲古閣宋名家詞中有之凡九十九

闕

邵中顧氏藝海樓舊鈔本同

此外單行本絕少吾友戈君順卿載嘗得一

本見示乃戊戌秋婁縣裔孫光復新刊序中未言從何本翻雕
而其闕亦九十九疑卽以毛刻爲祖本特以意分上下二卷書
中駁誤不少順卿曾依汲古閣原本及戴竹友所藏舊鈔本校
勘一過因余借錄謀重刻復爲蒐檢羣書詳加訂正拾遺刊誤
裨益良多潘君功甫曾沂見之亦爲補助數處余於手繕之餘

又稍稍參校一二皆注明句下

校語中稱光復本為原刻如鵲天次韻魯卿大錢觀太湖題

中錢字原刻誤作夫今依顧氏舊鈔本改正按大錢乃瀕湖港

名今隸烏程縣界金友理太湖備考稱大錢口為茗雪下太湖

之大路葛魯卿當日蓋於此泛舟觀湖其在疑似間者存之未

俗于不知而誤改失字舉此以見一斑

敢臆改也謹按四庫目錄詞曲類有石林詞一卷當即從毛

氏名家詞收入毛之卷帙又本之書錄解題往籍流傳較為可

据故今仍編作一卷以還其舊戈潘二君從宋人書中搜得逸

詞四闕

潘校采花庵詞選江神子一闕戈校采樂府雅詞南歌子菩薩蠻二闕全芳備祖卜算子一闕附存卷

末此外尚不及徧搜而毛刻之非完本已可概見惟未知直齋

所錄正復何如耳

念奴嬌第二闕為在建康時作

吹網錄

卷六

廿二

題爲中秋燕客有懷壬午歲吳江長橋云洞庭波冷望冰輪初
轉滄海沈沈萬頃孤光雲陣卷長笛吹破層陰洶涌三江銀濤
無際遙帶五湖深酒闌歌罷至今慙慙龍吟回首江海平生漂
流容易散佳會難尋縹緲高城風露爽獨倚危檻重臨檻字原
戈校云此字斷無用平之理依樂府雅詞
歷代詩餘改正潘枝云花庵詞選亦作檻醉倒清尊姮娥應笑
猶有向來心廣寒宮殿爲予聊借瓊林詞中有高城語初不解
作於何地無從考證後見六十家詞張仲宗元幹蘆川詞中有
代洛濱次韻此題一闕云吳淞初冷記垂虹南望殘日西沈秋
入青冥三萬頃蟾影吞盡湖陰玉斧爲誰冰輪如許宮闕想寒
深人間奇觀古今豪士悲吟蒼弁丹頰仙翁淮山風露底曾賦

陶尋老去專城仍好客時擁歌吹登臨坐揖龍江舉杯相屬桂
子落波心一聲猿嘯醉來虛籟千林觀張詞老去專城及坐揖
龍江等語乃知公此詞是鎮建康時所作考公第一次鎮建康以紹興元年九月奉詔辭而不允十一月乙未始至二年閏四月即被命提舉洞霄宮歸隱未及遇中秋是此詞作於再鎮時矣證以石
林詞同調第三闕題爲次東坡赤壁懷古韻中有萬里雲屯瓜
步晚之句益信前闕爲建康同時所製無疑也惟和者洛濱未
詳何人

禮記解輯存本

此爲解經之書宜首列而出余所采輯非元書也故抑附卷後

石林公禮記解書錄解題所無朱氏絲尊經義考嘗載其名而
注未見蓋自宋末卽不甚傳惟衛湜禮記集說通志堂刻本時時引

之云石林葉氏解曲禮檀弓王制文王世子祭義祭統哀公問
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昏儀鄉飲酒義
射義燕義聘義十九篇仲子模過庭錄時有論說觀此語似衛
氏初未見是書原帙但從過庭錄中引用其說今則併過庭錄
不可得見不審所引是否皆錄全文亦莫考原書卷次篇目體
例何如然以視公所箸尙書傳論語釋言諸書全佚無存者所
得不已多乎嘗從衛氏書中一一采錄綜計凡二百三十七條
所解禮記凡三十一篇多月令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
雜記祭法經解中庸深衣冠義凡十二
篇視衛氏所言十九篇幾加其半知通志堂所刊衛書原敘不
免有脫文矣臆分二卷編成一帙以禮記解舊名還之庶爲先

世遺書稍存梗概至其詮疏詳善足以羽翼漢唐諸家讀者自明未敢贅論

石林公歷官年月

石林公東都歷官及南渡以後所居職任宋史本傳所載未能詳備族譜更荒畧不足言茲從四朝名臣言行別錄下四采出聊資稽考然亦不免小有舛漏也

紹聖四年

丁丑

登進士第尉丹徒

崇寧元年

壬午

除婺州教

三年

甲申

召爲議禮武選編修官

四年

乙酉

遷祠部員外郎

五年

丙戌

徙起居郎

大觀初

元年丁亥

爲中書舍人兼寶錄院修撰兼直學士院二

年戊子為翰學 三年己丑以龍圖閣學知汝州尋免提舉洞霄

政和五年乙未除顯制知蔡州 六年丙申復閣職

重和初元年戊戌知穎昌

宣和二年庚子提舉鴻慶是洞霄 七年乙巳召為吏書再提舉鴻

慶

靖康初元年丙午知穎昌是應大

建炎二年戊申召為翰學拜戶書失載杭州一節 三年己酉遷尚書左

丞資政學提舉中太乙兼侍讀

紹興初元年辛亥為江東帥 三年癸丑祠 十年庚申召除建康留

守除建康留守是八年事 十二年壬戌知福州 十四年甲子授崇信軍

節度使

臧去奉
剛一節

十八年

戊辰卒于湖州

石林公著作存佚考

石林公以宏通淵雅之才研求經義撰述辭章蔚為一代儒宗
文伯至於國故朝章遺聞軼事無不元元本本各有紀載之文
而敷陳經濟闡揚理道抒寫物情即于此見焉著作繁富前賢
殆罕其匹惜乎七百年來散亡過半余友胡子心耘曾為詳稽
羅列勞子季言續有所得亦舉以相示因並錄之以志先芬

春秋傳二十卷

通志堂刊本

春秋考十六卷

武英殿聚珍板印本

按原書三十卷蘇州汪士鍾藏有寫本今不知歸誰氏

春秋讞二十二卷

文淵閣寫本

按原書三十卷簡明書目誤刻二十三卷

石林奏議十五卷

模編 宋刊本

按奏議始於官應天尹迄於福建路安撫使有開禧丙寅六月既望韓孫朝奉大夫改差權知台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借業筆跋書中有缺文初為蘇州黃丕烈藏後歸汗士鎮咸豐初為仁和胡珽所得

石林燕語十卷

明楊武刊本 有考異 沈叔與寫本 有考異 文淵閣寫本 商濬稗海刊本

欽韓合校本 胡珽葉廷珩集辨本 按楊商二本初刻與重修不同

避暑錄話二卷

明守約居士俞弁寫本 風涇徐氏寫本 嘉禾項德棻宛委堂校刊本 士礼居黃氏

藏鈔本

毛氏津逮藏書刊本 商氏稗海刊本 張氏

學津討源刊本

葉氏桂林花盒刊本

按諸本中俞本最善項本黃本分四卷碩石林避暑錄話希弁讀書附志載十五卷汲古閣祕木書目稱乙卯避暑

錄二卷補遺一卷

巖下放言三卷

明初徐一夔藝圃搜奇寫本 仁和勞氏藏鈔本 漢陽葉氏藏鈔本 楸花盒刊本

按直齋書錄解題載一卷明末山陰祁氏淡生堂餘苑亦作一卷錢氏述古堂書目同

石林家訓一卷

說郭刊本 楸花盒刊本有自序

按原書十九條今存十二條

建康集八卷

寶山李氏藏鈔本 錢唐汪氏藏鈔本 仁和勞氏藏鈔本 楸花盒刊本

按李注鈔本及刻本第三卷內有缺篇惟勞氏本全書錄解題載十卷

石林詩話三卷

士礼居黃氏藏宋刊本後歸南城曾氏勞氏藏影元鈔本 百川學海刊本 津逮祕

書刊本作一卷 歷代詩話刊本 楸花盒刊本

石林詞一卷

汲古閣刊本 楸花盒刊本

右十一種存

石林書傳十卷

見書錄解題

春秋指要總例二卷

見書錄解題

禮記解

不詳卷數朱氏經義考云未見

衛湜禮記集說中

論語釋言十卷

見書錄解題

孟子通義十卷

見書錄解題

老子解二卷

見書錄解題

畢氏道德經考異引入十餘條

石林總集一百卷年譜一卷

見書錄解題

志媿集十卷

自編奏藁文獻通考二百四十七載自序今石

石林審是集八卷

見書錄解題

金石類考五十卷 見遼暑錄話又見雲谷雜記

南宮詩話 見賓退錄 宋史藝文志題葉凱

玉礪雜書十卷 見書錄解題 說郭刊本存十七條游志續編存五條內二條與說郭本同

石林過庭錄二十七卷 見書錄解題

維揚過江錄一卷 見書錄解題

石十四種佚

葉少蘊自序并制誥錄 淮南措置事目 言行別錄畧載其事當卽是也

福建盜賊須知 兩鎮還山書稿

俱見遂初堂書日本朝雜傳

葉石林書目 見目錄類 葉石林集畧 別集類 許昌倡和集 總集類

韓元吉序見南澗甲乙稿

前二十五種心耘所記後七種季言搜得者也